

计划未来组建一支规模数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

“欧洲军”的昨天今天和明天

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发酵，欧洲多国防务政策出现大幅调整。欧盟理事会在日前通过的“战略指南针”行动计划中，规划未来组建一支规模数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，不少媒体和分析人士将其称为“欧洲军”，并视其为欧洲启动防务自主的一个重要信号。

虽然几十年来欧盟一直尝试组建自己的部队，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。眼下欧盟再提组建“欧洲军”，在政治、产业与军事能力上都存在不小的挑战，更何况在北约的保护伞下，欧盟各国在加强军事建设方面仍缺乏紧迫感和足够动力。

一直酝酿从未实现

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、走防务一体化道路一直是欧盟的梦想。二战后，欧洲多国都主张过建设欧洲共同的军队。不过，按照欧洲媒体自己的说法，“欧洲军”就像尼斯湖水怪，人们口口相传，却只看到一个魅影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美苏两大阵营冷战格局初步成形。出于抵御来自苏联威胁的考虑，法国提出一份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，由彼时欧盟的前身——煤钢共同体的成员国共同建立一支拥有超国家属性、统一指挥机构和共同预算的军队。

1952年，在美国的参与下，法国、联邦德国（西德）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荷兰和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署《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》。但因法国不少议员担忧法国因此丧失独立防务，在国民议会否决了该条约，致使这次关于“欧洲军”的设想夭折。

1958年，法国戴高乐政府



在德国蒙斯特，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“豹2”坦克参与演习

重新上台。戴高乐认为，美国的利益与欧洲的利益并不时刻一致，他主张构建一个欧洲安全共同体。不过，大多数西欧国家认为享受美国和北约带来的“安全红利”，比投入资源再造一支“欧洲军队”更合算，法国的主张并未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。

从宏观上看，在整个冷战时期，欧洲对美国的防务依赖逐步加强，组建“欧洲军”的呼声持续微弱。直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，欧洲再次面临家门口的安全隐患，建设自己的“欧洲军”声音才再次增多。

彼时，欧盟也曾决定成立一支规模为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，但由于中东欧和北欧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更相信美国与北约的作用，对欧盟防务合作并不热情。“欧洲军”建设始终未达当初设想。

跛脚实践未受关注

欧洲现有的安全机制纷繁

复杂、相互重叠，构想中都包含建设一支独立自主的欧洲军队。而实际上，这些安全机制在欧洲人眼中的存在感极低，北约仍承担着欧洲防务的绝大部分任务，以至于不少媒体将欧盟称为“经济上的巨人，政治上的矮子，军事上的侏儒”。

欧洲现存一支“欧洲军团”，由上世纪80年代末德国和法国组建的“法德混合旅”扩编而来，编制近6000人。“欧洲军团”多数时间都随北约行动。从其官网介绍来看，其执行欧盟任务仅有一次，只派遣了几十名军人在马里训练当地安全部队。不少媒体诟病，“欧洲军团”不过是一支单纯表演性的军队，士兵和军官一同上演表现欧洲思想的戏剧。

欧洲还有一支德国和荷兰共同组建的“414坦克营”，由100名荷兰士兵和400名德国士兵组成，这支部队也被一些媒体视为未来“欧洲军”的雏形。2016年，“414坦克营”开始筹备，以显示“欧洲安全合作”的政治意涵。这支部队后来参与了北约行

动，2022年2月被部署至立陶宛。

法国2018年还曾发起“欧洲干预倡议”，由法国国防部主导，西北欧共13国参与，实现情报共享和相互援助。北欧五国2009年成立北欧防务合作组织，旨在加强地区防务合作。这些组织无论是知名度和存在感都不高，也鲜被媒体提及。

防务独立未来难期

自特朗普上台以来，美国政府在多层次实行“美国优先”政策，使得跨大西洋关系遭受严重考验。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，让美欧关系跌至二战后的低点。尤其是2021年，美国拜登政府不与盟友通气，仓促从阿富汗撤军，致使欧洲盟国大量驻阿人员陷入危险。

在此背景下，欧洲战略自主意识再次被唤起，不少欧盟官员和防务专家纷纷又把组建一支“欧洲军”提上日程。

3月21日，组建快速反应部队被写入欧盟理事会“战略指南针”行动计划中。按照计划，这支部队的规模约为5000人，包含陆、海、空和网络部队。计划特别指出，这支部队与北约不存在竞争，而是对北约的一种补充，旨在承担救援、撤离、稳定与维和任务。

不少专家认为，这支快速反应部队或重蹈欧盟以往各类安全方案不了了之的覆辙。尽管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能够多承担安全义务，但并不希望欧盟防务与美国脱钩，如果快速反应部队未来扩编为“欧洲军”，势必同美国利益以及美国通过安全事务控

制欧洲的战略相冲突。

快速反应部队的概念提出后不久，欧洲政策分析中心主任、美国前驻欧洲陆军司令本·霍奇斯就宣称，欧盟完全没必要、也不应建立“类似于北约的结构”，因为这会导致“欧洲安全感并未提升的同时耗费资源”。

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曾告诫欧盟，欧洲军事能力建设应是对北约能力的补充，而不是与北约竞争或者建立一个北约的替代品。

相较西欧国家，波罗的海三国、波兰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等国更靠近俄罗斯，这些国家大都认为北约和美国的军事援助更可靠，不敢寄希望于效率低下、少有军事实践经验的欧盟军事协调机制。这些前线国家大多表态“不希望欧盟（因）军事自主而消耗过多资源”，从而分散并减少能够给予它们的帮助。

除了来自美国等的外部压力，欧盟构建“欧洲军”还存在诸多内部掣肘。

首先，欧盟协调各成员国防务政策有很大难度。其次，欧盟各国武器制式不同，很难实现共同军备采购，存在内耗现象。按照比利时艾格蒙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统计，英国“脱欧”前，欧盟28国共有17套坦克系统、29套军舰系统和20套战机系统，这些系统的不一致性导致欧盟难以对它们进行统一调配使用。第三，欧洲安全防务已多年高度依赖北约，自身战力、装备不足且老旧过时，大部分部队缺乏实战经验。

据新华社

被判无期徒刑的杀人犯怎样成了科技天才

在监狱创办31家公司，获得两个博士学位

25年前，20岁的以色列男子哈雷尔·赫什蒂克策划并执行了一场谋杀。如今，他是以色列一家医疗技术初创公司的幕后策划人。

赫什蒂克杀人后，当时试图否认，不过同伙的证词将他供了出来，他被判处无期徒刑。进入监狱后的日子，赫什蒂克究竟是如何从一个阶下囚成长为科技天才，在监狱里又是如何谈生意的？

狱中获得两个博士学位

也就是在监狱里的生活，让赫什蒂克多了一个科技天才称呼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在服刑期间很成功，获得了数学和化学的博士学位，自称建立了31家公司，目前已卖掉其中的6家。

除了不能出去，在监狱里做生意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阻碍。以色列法律并没有禁止囚犯做生意，不过像赫什蒂克那么成功的并不多见。

赫什蒂克说：“经营一家公司，在监狱里是管不了的。你必须依靠其他人去谈判、签订合同、达成交易。”

为解决这个问题，赫什蒂克

任命了首席执行官来管理公司的日常活动。他在监狱里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基础设施。牢房里有一台电脑，他说，由于上网受限，有时候他不得不在电话里让人给他读冗长的文件。

1998年，赫什蒂克创办了第一家公司，专注于视频压缩技术。他聘请了一名科技专栏作家担任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该公司最终被出售，赫什蒂克没有透露他的净收入。

狱中结识前总统、前总理

除了创办公司，赫什蒂克在监狱里还认识了很多厉害的人，并结了三次婚。

在押期间，通过日常的人际交往，赫什蒂克认识了第一任妻子，而在一家广受读者欢迎的女性杂志上致电后，他结识了第二任妻子，在网上聊天室结识了第三任妻子，这段感情持续了14年，如今他已经离婚，没有孩子。

赫什蒂克说，在监狱里，他与一些以色列最著名的囚犯有过接触，包括前总理奥尔默特和前总统卡察夫。

虽然看似风光，但对赫什蒂克来说，监狱生活也是一段艰难



赫什蒂克在办公室展示了他的产品

的时期。由于健康问题导致他的免疫系统严重恶化，与其他囚犯接触可能会危及他的病情，他被隔离了11年。

赫什蒂克曾两次因为在自己的牢房里安装互联网而受到处罚，其中一次是用两个拆除的DVD播放器制作了一个调制解调器。由于违规行为，他被单独监禁了数周，用赫什蒂克的话说，那是在一个“地牢”里。

假释后需要佩戴电子脚铐

去年，以色列假释委员会认定赫什蒂克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不再对社会构成威胁。“在整个过

程中，犯人表现得特别聪明，没有判断或理解障碍。”假释委员会写道。

不过在2026年之前，赫什蒂克每天晚上11点到早上6点被软禁。他必须在脚踝上一直带着跟踪装置，而且被禁止离开这个国家。

如今，作为一个自由的人，赫什蒂克可以在以色列中部城镇霍沃沃特的办公室里，接受美联社的采访。他的桌子上有一个长长的弧形电脑屏幕，旁边放着一把电动牙刷和一杯能量饮料。他穿了一件只有一点点褶皱的灰色衬衫，不过还是准备了两件备用的熨烫过的衬衫，如果他想在采访中更加体面一点可以换

上，不过他在采访中没有这么做。

研发产品通过呼吸检测新冠病毒

赫什蒂克的初创公司正在等待监管机构批准其与一家公司合并，后者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上市。促成合并的谈判也是在赫什蒂克服刑期间进行的。

赫什蒂克透露，我们公司的产品正在最终确定中：通过患者呼吸检测新冠病毒，并正在努力添加其他疾病，如某些癌症和抑郁症。该产品旨在以非侵入性的方式快速提供检测结果。

该公司已经在以色列获得了这项技术的专利。通过呼吸进行疾病诊断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，其他公司说他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，但赫什蒂克说，他的专利技术可以识别呼吸中独特的化学指标，并用于诊断疾病。他把这项可能拯救生命的发明看作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。

赫什蒂克说：“我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悔恨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灯塔。创建这家公司是因为我想做一些更好的事情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。”

据《潇湘晨报》